



曲 艺

夜 送 攻 心 彈



刘 炳 苓 等 作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夜送攻心弹 (鼓词)	刘炳荅 (1)
紅色炮兵 (鼓词)	刘炳荅 (16)
海上公安員 (鼓词)	刘炳荅 (25)
共产主义战士——王邦德 (单弦)	
.....	刘炳荅 (34)
送肉記 (单弦)	刘炳荅 方 彦 (46)
夜探金門島 (山东快書)	大 江 (49)
桂元树 (山东快書)	紅 叶 (64)

夜送攻心彈 (鼓詞)

刘炳荅

疏星鉤月躲雲端，
夜幕沉沉罩沙滩，
茫茫滄海收震怒，
晚風嗖嗖刺骨寒。
漁舟斂網人入夢，
浩浩碧水無點帆；
但只見，海面一葉乘風擺，
隨波隱現一小船。
這只船，全凭搖櫓向前進，
沒安馬達沒桅杆。
一個姑娘船頭站，
身量兒不高面龐兒圓，
明亮的眼睛多機警，
短短的黑髮齊耳邊。
你看她，搖櫓累的滿頭汗，
為的是，渡過海洋去完成任务要爭取時間。

你要問这划船的姑娘是哪一个，
这就是，福建省出名的民兵模范刘銀娟。
她今年虚龄才十九岁，
担任着团支書、副乡长、还有宣传員。
今天她接受了一个新任务，
到蔣匪盘踞的島上送传单。
宣传品就用油紙包，
装在竹筒和魚肚里边。
竹筒摆在船仓里，
再用木板盖个严，
魚儿放在木板上，
还堆着魚网和布帆。
这时节，四周漆黑无动静，
海水起伏望无边，
唯有那，櫓触海面水声响，
船头分浪速向前。
銀娟她，站在船头正张望，
猛然間，寒光数道射海面，
原来是，敌島打来了探照灯，
撕破夜空似閃电。
又听得，警笛哀鳴如狼嚎，

馬达轟隆哭黃天，
一霎時，敵人開出了巡邏艇，
如狼似虎直撲小漁船。

銀娟她轉頭調尾難躲過，
暗叫自己莫胆寒，
要見機行事巧應付，
他有來語應去言。
她不慌不忙地搖着櫓，
唰！一道白光照准了劉銀娟。
銀娟在船上仔細看，
見一個小艇氣勢汹汹來到面前。
一個匪官在船頭站，
伸長脖子嚷的歡：

“前面的小船快停下，
不要自己找麻煩！”
銀娟停櫓把船彎住，
細看倉內無破綻。
匪官說：“我們早就有布告，
七點以前要收船，
為什麼你深夜還在海面上，
難道說你吃了豹子心肝老虎胆？”

堂堂國法竟不顧，

海防守則敢走犯！

你家住哪里對我講，

是不是共產黨的宣傳員？”

銀娟她把船靠近巡邏艇，

輕聲慢語細答言：

“我就住在这烏龜島，

清晨出海捕魚碰上了大風難行船，

停在灣里沒敢開，

等到這時風小了我才往回返。

回船晚走犯法令我知道，

就不懂什麼叫作宣傳員。”

匪軍官鼻子里哼哼兩三聲，

又把狗眼翻了兩翻：

“你說是今日風大歸來晚，

也不必等到三更再回還；

分明你是大陸上的共產黨，

你還說不懂什麼叫宣傳員！”

登時間，匪兵把子彈嘩啦一聲推上膛，

劉銀娟急忙鎮住驚慌笑開顏，

說：“長官您先別生氣，

我實話說來您莫笑俺。

只因为我一人出海遇大风，
整日守在舵旁没休闲，
黄昏时只见风浪小，
把船系到石礁湾，
倒在仓内睡熟了，
直到现在才回还。
半夜归船违法令，
还请长官原谅俺。”

匪官哈哈一阵冷笑：

“你休想花言巧语把咱骗！
你当真住在乌龟岛？”

“就住在赵庄村东门朝南。”

“为什么我不认识你？
我来这岛上也三四年。”

“这岛虽不大人口多，
长官哪能认得全。

我看你们可都面善，
见你们在俺村西头活动码头上常停船；
还看见在烟酒小铺老欠账，
赵大爷时常向你讨烟钱。”

匪官一听揭他的短，
他火上加油、恼羞成怒、吹胡子瞪眼、恶狠狠

地命令匪兵去搜銀娟的小漁船。

两个匪兵跳到銀娟的小船上，
掀起魚网抖布帆，
魚堆里面胡乱攪，
枪把不住地敲木板。

銀娟一見事不好，
怕只怕，板下的竹筒被发现。

急忙上前拦匪兵，
假装生气变了脸：

“要搜要查都由你，
你不該搗烂魚皮我怎卖錢！”

匪兵聞听住了手，
望着鮮魚直眼饞。

銀娟她心里好笑面帶气，
暗想道：让你们替我当宣传員。

她又說：“你們想吃就拿几条，
何必故意难为俺！”

匪官說：“你的鮮魚当真卖？”

銀娟說：“当然卖，我家全凭卖魚換吃穿。”

匪官說：“拿过几条我看看，
一斤要卖多少錢？”

銀娟順手拿了几条大活魚：

“您看这魚又肥又大又新鮮，

市上一斤两千五，

我算您一斤两千三。”

这匪官見鮮魚只覺得肚子咕嚕叫，

涎水流下三尺三！

假装正經充君子，

故意將魚來褒貶：

“这条魚皮又干來味又臭，

起碼打上來兩三天。”

銀娟說：“这是今天早晨打來的，

要是臭魚我不要錢。”

匪官說：“国軍愛民如子女，

哪能够白吃鮮魚不給錢。

你挑几条新鮮的，

把大个的黃魚全給咱。”

銀娟心中暗高兴，

把那肚里有“宝”的大魚一条一条往外拣，

双手交給那匪兵，

帶到匪軍的船上边。

匪官說：“今天出海沒有帶現鈔，

吃几条糟魚明天再給錢。”

銀娟說：“國軍白吃常有的事，
我就沒指望你給錢。”

匪官剛要把眼瞪，
又一想，魚已到手說啥也擋不住我解饑。
命令匪兵船快開，
回家去，把魚煎，
紅燒魚，實在美，
清燉魚，味道鮮，
又吃他一頓不花錢的豐富夜餐！

眾匪軍洋洋得意西南去，
銀娟划船向東南。
這小船離島只有二里路，
礁石後面把船拴，
瞧瞧四周無人影，
掀開木板取傳單。
拿一個竹筒放水里，
誰料到，潮水後退不向前，
竹筒不能漂上岸，
銀娟想：完不成任務怎回還。
彎腰就把褲腿卷，
抱起竹筒跳下船，

水深两脚踩不到底，
急风巨浪高如山，
银娟想着区委书记的话：
“要沉着勇敢克服困难。”
一股劲，她泅过了起伏千层浪，
踏过了三尺深的烂泥滩；
海蛎子把脚全划破，
咸水浸伤似刀剜；
好容易来到海岸上，
只见那悬崖陡壁把路拦！
有心将竹筒放在陡壁下，
又怕是没人遇见这传单；
若想完成任务有把握，
一定要攀登悬崖上高山。
她刚要顺着陡壁爬上去，
忽听上面把口令喊。
姑娘猛然吃一惊，
迅速卧倒不敢动弹。
听了听，原来是陡壁上面有哨兵，
战战兢兢胡喊瞎叫自壮胆，
别看他的喊声高，
嗓子眼里哆哆嗦嗦直打颤！

刘銀娟舍弃悬崖挺身立，
繞过崗哨奔沙滩。
黑漆漆，沿着陡壁摸了半里路，
来到了平地輕輕将竹筒放在路旁边。
銀娟她轉回身来刚要走，
只听见，敌人又喊又叫拉枪栓。

原来是巡逻的敌艇刚回来，
倒吓得哨兵魂飞散。
归来的官兵哼着小調，
枪未放稳就往厨房里鑽，
匪兵叫声：“伙夫头，
快起来給副官老爷把魚煎！”
李老汉惊醒恶梦忙穿鞋，
嘟嘟囔囔把灯点：

“夜餐早已准备好，
偏偏又詎把魚煎，
哪一天也不詎睡个安生觉，
你們的罪孽多会完！……”
李老汉打完魚鳞剖魚腹，
呀！好奇怪，魚肚里没有五脏尽是紙卷卷！
老汉一見害了怕，

急忙叫醒张小三。

小三接过仔細看，

原来是共产党的宣传单。

上写着：蔣軍官兵不要再受騙，

回大陆与你父母妻儿得团圓，

投誠立功还受奖，

保你生命得安全。

又写道：全国农村都已公社化，

男女老幼生活更美滿，

五八年，大跃进，

工业农业大增产，

祖国面貌日日新，

一天等于二十年，

你們离家十年整，

难道說，不想回乡来看看？

敌占島屿一定要解放，

战斗中希望你们注意安全……。

老汉說：“怪不得我刚才作恶梦，

我梦见解放大軍打台湾，

解放軍的大炮八丈二，

炮口粗的象磨盘，

一顆炮弹五万斤，

一炮打平两座山。”

小三說：“咱盼着解放軍快來解放這小島，
要不咱何日回家園？”

這二人，你言我語訴起還鄉願，
忘記了副官等着把魚煎；

也呆呆，二人對坐手拿傳單把雙眉鎖，
可不得了，氣昂昂走進來狗匪官。

只吓得兩個伙夫哆哆嗦，
連連告饒叫副官：

“這傳單原在魚肚里，
它與我倆不相干！……”

狗匪官一聽傳單的來歷，
氣的眼睛往上翻，

暗罵自己不中用，

居然被小小的姑娘給蒙騙；

他估計這時姑娘還沒走遠，

忙下令即刻下海追趕莫遲延。

剎時間，陣地上，敲起鐘，

全島上，戒了嚴，

人也賊，狗也叫，

照明弹，升上天。

这时候，銀娟送完竹筒刚解纜，

敌人发现了姑娘和小船。

刘銀娟抖抖精神壮壮胆，

忙搬櫓逆风逆浪划起船。

嘩嘩嘩惊涛駭浪打身上，

呼呼呼海风呼嘯刺入脸，

噲噲噲海底暗礁拦去路，

达达达机枪不住射船舷。

小船中弹漏水难前进，

銀娟她撕下衣襟把洞堵严，

速速摇櫓破风浪，

哎呀呀！

只听得馬达声响追来了敌人那只巡邏船。

有的叫：“年輕的姑娘快停下！”

有的喊：“叫你插翅难上天！”

眼睁睁銀娟就要被追上，

她急中生智搬紧舵，蹬船板，

右脚用尽全身力，

小船擰弯底朝天。

銀娟随着跳下海，

鑽进水里摸敌船，

慢慢游到敌船后，
抓住舵边两铁圈；
上半截身子贴船板，
下半截身子在水里边。
狗匪官用手电四下照海面，
想不到银娟就在他自己船后边。
他只见小船往下沉，
不见姑娘在哪边。
这个说：“八成喂了鱼和虾。”
那个说：“定是进了鬼门关。”
匪官说：“你们说的全不对，
这个丫头又是用计欺骗咱，
咱们还得往前追，
放她逃走我心不甘。
你们瞪大眼睛看清楚，
抓住姑娘领赏钱。”
敌船加大马力开的快，
银娟在船后心喜欢：
尽你追，尽你赶，
反正我坐船不花钱，
最好在大陆靠了岸，
给你们找几个“警卫员”，

連人帶槍都留下，
請你們吃魚更新鮮。
敵人追了十幾里，
也沒找見劉銀娟，
只見那東方發白天將亮，
無奈調頭往回返。
匪兵們垂頭喪氣往倉里坐，
銀娟松手窩了船，
慢慢溜到海水里，
說了聲：“謝謝你狡猾的敵人來送咱。”
迎風頂浪往回游，
海水濤濤浸骨寒，
只覺得渾身癱軟四肢木，
頭昏眼花背發痠，
精疲力盡難支持，
從東南開來了解放軍的一支船。
船頭上站着李排長，
還有那民兵隊長張全山，
他們是奉命來接副鄉長，
這姑娘就平平安安上了船。